

何 啓 民

# 五胡亂華時期中的中原郡姓

唐書卷一百九十九儒學柳沖傳柳芳論氏族曰（註一）：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

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

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

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

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

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

有司選舉，既「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則此數姓，自必爲私家之譜學、官方之譜局所共認。然自「僑姓」、「吳姓」、「郡姓」、「虜姓」等名目，實不見於此前，亦不見於同時他家之書。也就是說，實質雖可能早已存在，而諸名却到唐時，甚至於到柳芳時才有（註二）。這些名稱雖屬後起，頗能表出各自之精神特質來。故而不僅爲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條引用，（註三）後人亦多採用。芳論又曰：

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

郡姓者，以中國土人，差第閼闈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

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

又詔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

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

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門，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

柳芳論氏族，雖屬唐世官修譜的系統（註四），却是混融不同背景，不同時代的史料和觀點而立論的有關氏族的重要文獻。就我們所引錄的這兩段文字來看，前者是依據魏晉南朝以下的純漢人立場，而後者則顯然是承襲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以後的一個結果（註五），因爲他只就「虜姓」和「郡姓」來加以探討，唐柳芳把這兩種說法匯而爲一，其錯綜難解自是必然的了。我們在運用這些材料前，不得不先評估一下這些材料的背景和價值，是理所當然，有它的意義的。

## 二

解決了基本文獻上的一些問題後，我們可以將注意力，集中於「郡姓」上面了。

「郡姓」之有「關中」「山東」之分，是較晚的事情。是由於北魏分裂而爲東西，在宇文泰在關中推行他的關中本位政策（註六）以後所形成的，換句話說，是由於政治，而加強了地理上的差異，文化和風俗的轉變。「關中」及「山東」的「郡姓」，在本質上，該是沒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說來，「郡姓」指的是「中國士人」。此「中國士人」，是對「代北胡人」而言的。故而所謂「郡姓」，至少應具備以下的四個條件：

種族：漢人

空間：中國

性質：士人

能符合「中國士人」要求的，除了「郡姓」，應該尚有「僑姓」才對。因為，「過江則爲僑姓」，在他們「過江」以前，本來就是「中國士人」。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

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難江左者十六七。

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曰：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中國」，本就是「中州」「中原」的異名，與今日的說法不同。也許有人要問「中國士人」中何以沒有包括「吳姓」？「東南則爲吳姓」，而「東南」本來就不是「中國」，這是有它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註七），而當時人也似乎將「中國」與「東南」諸族分得很清楚，絕不混淆，姚思廉（五五七—六三七）梁書卷三十三王僧儒傳：

僧儒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

李延壽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儒傳詳論譜學的傳授云：

始，晉太元（孝武帝，三七六—三九六）中，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諸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湛爲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將軍王儉（四五一—四八九），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儒（四六五—五三三）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

杜佑（七三五—八一三）通典卷三食貨典卷三食貨典鄉黨附版籍條說大同而小異，曰：

僧儒爲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柳芳氏族論之末亦言其事，說法又異，云：

王僧儒演習爲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之數。

諸家說雖有出入，然而於王僧儒將「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入百家之數，皆無異辭。只是長孫無忌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劉

昫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歐陽修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皆未著錄王僧儒「東南譜集抄十卷」，想已早佚。然而也證明了「東南」的「吳姓」，不入「中國」「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百家」之中。後人不明此理，才將他們混而爲一，嚴格地說，這是不可以的。

「虜姓」是「代北」諸姓族，「吳姓」是「東南」諸姓族，皆非「中國士人」，那是很明顯的了。而「僑姓」呢？雖是「中國士人」，可是與「郡姓」也自有異，雖然他們在渡江以後，「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努力地保持他們「僑人」的身份，「郡姓」的實際，可是，「僑姓」與「郡姓」之間，畢竟是不同的。

在一般討論門第的，都認爲在漢，至少在東漢時，門第已經出現（註八）。只是那些「豪族」（註九），或是那些「士族」（註十），與後來所謂的「門第」，並不完全相同。事實上，各個時代的門第，所顯示的特質，也並不完全相同（註十一）。而在東漢時所出現的，最多只能視之爲中古門第發展蛻變的初期形態而已。

家族力量的實質意義，在選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後漢書卷三章帝紀引建初元年（七六）三月己巳詔曰：

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  
○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閥閱。

章懷太子李賢注曰：

說文曰：「剛，田中之溝，音工大反。」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言前代舉人，務取賢才，不拘門地。

又卷五十六韋彪傳引章帝年間事：

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膝躋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東漢初期「閥閱」已見重，時愈晚近，程度愈深（註十二），討論者也愈多，仲長統昌言（註十三）：

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交遊趨富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于貴尊，三俗。

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于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

王符潛夫論論榮篇曰：

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也，而未獲至論之淑真也。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

又交際篇曰：

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賢，貢舉則必閥閱爲前。

選舉之走上重閥閱族姓門地，自有他的社會背景，歷史因素（註十四）。然而其根本原因，在於讀經成爲利祿之途（註十五），累世經學也就一轉而爲累世公卿了（註十六）。

然而到了東漢末年，一則由於董卓所引起的一連串內亂，兩京被毀；一則由於曹操之求才，重能輕行，促使傳統學說思想、社會風氣習尚的大轉變，玄學代替了經學，自由的空氣代替了保守的作風，重才不再重德了（註十七）。這一浪潮，一掃舊有重閥閱的世族，然而陳羣的建立九品中正制度，却又幫助了新興重人物的門第。這是何大的一次轉變啊！於短暫的時間裏，在中原的土地上，傳統已被摧毀，一切都似乎不同了。在中原人看來，南方是如此奇怪的一個世界，南方人又是如此愚昧落後的一羣，却沒有想到，這就是他們中原人過去的形貌，過去的真實寫照，重經學，重閥閱，却又極端地保守（註十八）。

而後，永嘉（西晉懷帝，三〇七—三二二）亂起，歷史告訴我們，那些中原的門第，拋棄了他們多年所經營的家園，開始渡江南下，去向一個他們過去所鄙視的國度，投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這就是唐人所說的「僑姓」，他們是重人物，講玄學的，去的地方，都是重閥閱，好經學的江東（註十九）。另一方面，被遺忘了多年，殘餘而未被新思潮衝倒的頑固保守的中原舊世族，似已早已從歷史舞臺消失的中原舊世族，不僅重新出現，且極其活躍於北方五胡的王朝裏，這就是唐人所謂的「郡姓」。而「郡姓」同「僑姓」，雖然都可以說是柳芳所稱的「中國土人」，在本質和承襲上，却是如此地不同。這不同，又不僅是他們的際遇趨向有異。事實上，即使沒有五胡之亂，沒有渡江之事，兩者是仍然不同的。只是，中原既亂，僑姓何以要渡江南

下？而郡姓何以始終留在北方？似乎還沒有人討論過，却是一非常重要的問題，歷史上固多偶發事件，此則絕非偶然，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 三

曹魏以來，由於陳羣九品中正制度的實施，使得門第的發展加速（註二十）。在這方面，如同漢時的情形，選舉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晉書卷四十五劉毅傳說到「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而疏中最為後人引用的名言：「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註二十一）這是由於品位的高低，決定起家官品的高低（註二十二）。在推行九品中正的初期，已有人指出它的弊端，而制度愈往後發展，積弊自亦愈深，却因仍而不改（註二十三）。上品既取得選舉上的優勢，亦自擁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而這些，並不需才能表現，或其他事功，只要有家族之背景，就能獲致。結果是在位者凡庸居多，這是可以理解到的。加上司馬氏的爭奪政權，好幾次的殺戮異己。入晉以後，歷史所顯示的，始則是武帝之奢淫、惠帝的無能、賈后的專擅，終則造成八王的亂政，五胡遂而坐大。胡會對於晉室朝廷內外可說是有相當了解的，他們固然靠這些當政的無能腐敗而得以崛起，却對此輩敗壞國家，非但沒有好感，而且可說是深恨痛絕，晉書卷四十三王衍傳曰：

（東海王）越之討荀唏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使人夜排牆填殺之。

其事之經過是否為真，值得懷疑，因為這與王衍夙日之作風不合（註二十四），然而却不能就因此說不會有這些人和這此事，我們可以再舉一個例證來看，同書卷一百一劉聰載記曰：

改元嘉平（三二一），遣其平西趙染、安西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染、曜率大眾繼之。……軍至于下邽，模乃降染，染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

此輩人之不容于胡主，當爲棄家舉族南遷之重要原因，除此以外，胡主之大量殺戮，使人心遑遑，不得不跑，也是原因，晉書

卷一百一劉曜載記又曰：

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王）彌、（呼延）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

卷五懷紀亦稱洛陽之陷，「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同卷愍紀於長安既破，「尚書辛賓、梁允、侍中梁濬、散騎常侍嚴敦、左丞相臧振、黃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及諸郡守，並爲曜所害」。這些事實，當然也加強了門第南奔的決心。而從楊佺期事，則知僑姓渡江，尙多少有民族意識的存在，卷八十四楊佺期傳曰：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佺期沈勇果勁：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

對於如此大規模的南遷，而遷往一個夙被他們視之爲異國，夙表鄙視的落後地區，放棄自己的家園，而投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其原因當然不是單純的。透過客觀的事實，像胡酋的好殺成性，及痛惡居高位而不能任事的門第中人，以及主觀的民族意識（註二十五）。我們多少可以理解僑姓的所以南下渡江，是不得已的，也是無可奈何的。

照說，胡酋的好殺成性，應該引起中國士人的普遍反感，即使無力反抗，也該如僑姓的遠避他鄉才是。可是，事實並非如此，有太多的證據證實中國士人的主動歸附他們；或見招，或因形勢所迫，而終爲他們所用的。其原因，在於這些胡酋有擔當，有作爲，令中國士人心服。再則這些胡酋推誠相與，契若平生，極爲禮遇，極度禮遇，能不有知遇之感，感恩圖報，甚且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在晉書三十卷載記中，頗多此類中國士人的附傳，我們試舉出幾個最特出的例子來看，卷一百五石勒載記附張賓傳曰：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謨，乃異之，引爲謀主。（斠注引元和郡縣圖志十五曰：「張賓，石勒軍師。」）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

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又卷百十四苻堅載記附王孟傳曰：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都，少貧賤，以鬻畚爲業。……猛瓊姿儻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彷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刦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刦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儕，以補關東守宰。……俄入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

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成戶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嘗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勸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其年浸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四，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也許這不過是極少數中的特例，然而就這些特例來看，就不得不佩服這些胡酋，任何中國士人處於張賓、王猛的地位，自然也都會像張賓、王猛那樣的竭盡心力，以效死命了。而對於民族意識稍強的中國士人，則胡酋也另有一番言之成理，極為動聽的說辭，卷一百八《高瞻傳》：

高瞻，字子前，渤海蓚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惠帝，三〇六）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懷帝，三〇七—三一二）之亂，還鄉里；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恆，乃依崔崧；及崧奔敗，瞻隨衆降于廆，廆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遂以憂死。

這一套說辭，對於高瞻來說，是失敗了。可是對於民族意識稍弱的人，相信是相當有效的。賜之以禮遇，授之以高爵，動之以感情，說之以事理，何況除此以外，導致華夷投合的，還有別的因素存在，這就是思想的背景。郡姓，即那些頑固保守的中原舊世族，在漢魏之際，他們並沒有被新思潮所衝倒，他們所重的，依然是經學，依然是閥閱。可是，他們在這一個大浪潮中，却被壓抑而變得沒沒無聞了，不再有人關心他們這一羣。在一切均在轉變的新時代中，他們似乎退出了歷史舞臺以外，却並沒

有消失。在五胡之亂起來，那些受過新時代新思潮洗禮的家族，紛紛南下；而這些舊閥世家，却再重現於歷史的舞臺之上。這時候，展現於他們之前的，是戰亂，是屠殺，過去繁華之地，而今已渺無人煙。（註二十六）那些胡酋，似乎是毫無理性的凶殘之輩，可是在他們的另一面，可以說是他們內心的深處，却是熱愛中國文化，戀舊而且保守。像匈奴的一支，冒姓劉氏，晉書卷百一劉元海載記曰：

劉之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註二十七）

而秦半胡人，自認是中國人之後，劉元海載記斠注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

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

晉書卷一百八慕容廆載記：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

斠注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

昔高辛氏游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

又卷百十二苻洪載記：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

又卷百十六姚弋仲載記：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

在一般人看來，也許會覺得這只不過是種族文化低，導致強烈的自卑感，故而攀附文化高，歷史悠久的中國而已。事實上不會如此的單純，他們是真正接受中國的一套，以中國人自居，即使不以中國人自居，也是以中國人之後自居。他們愛好經學，偏向儒術。他們崇漢，甚至可以說是迷漢。他們雖然是形貌與中國人全然相異的胡人，可是他們讀的是中國人的著作，受的是中國人的教育，懷的是中國人的理想，他們的思想是純中國人的，是純漢時中國人的。他們對漢魏之際的新思潮，以及所帶來新興的一切，都不感興趣，都沒有好感。故而這些胡酋，雖屬異族，却漢化（中國化）極深，更漢化（漢朝化）極深。他們於經

學，漢魏之際，爲極大部分中國人所厭棄不顧的經學，不僅涉足，且學有所承，上承漢經學的傳授，他們固不以經學名家，對於異族來說，僅此已相當了不起了，不能也不必太苛求他們了。在晉書載記中，有着太多的證據，證明這不是一些特例，而是普遍的情形。卷一百一劉元海載記曰：

綜覽。

同卷劉和載記：

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

卷一百二劉聰載記：

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誦五十餘篇。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

卷一百三劉曜載記：

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尤好兵書，略皆闇誦。

卷一百五石弘載記：

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律教也。」於是，使劉徽、任播，授以兵書。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

卷一百八慕容廆載記：

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

卷一百九慕容皝載記：

尙經學，善天文。……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識十五篇，以教胄子。

卷一百九慕容翰載記：

善撫接，愛儒學。

卷百十慕容儁載記：

博覽圖書，有文武幹略。（斠注御覽二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善屬文，雅長辭賦。」）；儁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育子。封其子泓爲濟北王，沖爲中山王，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儁雅好文籍，自幼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

卷百十二苻健載記：

垂心政事，優禮耆老，脩尚儒學。

卷百十三苻堅載記：

八歲請師就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藝。

斠注御覽二百三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

建元七年（三七一），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以碩學著儒，尤精一禮，堅以通爲禮記祭酒，居于東庠，祥爲儀禮祭祀，處于西序，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

又卷百十三苻朗載記：

耽翫經籍，手不譯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

卷百十五苻丕載記：

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

卷百十七姚興載記：

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勛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著儒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

卷百十九姚泓載記：

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尙、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

……弘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

### 卷一百二十一 李班載記：

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客。

### 卷一百二十四 慕容寶載記：

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

### 卷一百二十七 慕容德載記：

博覽羣書，性清慎，多才藝。

### 卷一百二十九 沖渠蒙遜載記：

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

以上不過就諸胡主所學來看，與晉室諸帝之不學，已成極強烈之對照（註一十七）。而這些胡主不僅好經學，好中國的各種典籍，也普遍地興學校，晉書卷百一劉元海載記：

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同（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此種學校，係用儒生經師，傳授經學而設置者。大部分在京師，而教胄子似爲主要之任務。卷一百三劉曜載記：

曜立太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

### 卷一百四石勒載記上：

立太學，簡明經書吏，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

### 卷一百五石勒載記下：

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勒親臨大小學，考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荅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策中郎，下策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脩成，顯升臺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

卷一百六石季龍載記：

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勸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

卷一百八慕容廆載記：

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東脩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

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爲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

卷一百九慕容皝載記：

儔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育子。

卷一百十三苻堅載記：

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先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遺受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德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勸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墮。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艸，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

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堅於是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復魏晉十籍，使役有常門。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斠注御覽一百三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建元七年（三七一），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以碩學著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爲禮記祭酒，居于東岸；祥爲儀禮祭酒，處于西序。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懷帝，三〇七—三一二）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爲國子祭酒。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一衛四宰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閨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

### 卷百十六 姚萇載記：

立太學，禮先賢之後。…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

### 卷百十七 姚興載記：

萇出征討，常留統後。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勛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著儒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勑關尉曰：「諸生諮詢道藝，脩己勵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

### 卷百二十一 李雄載記：

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

### 同卷李壽載記：

又廣太學。

### 卷百二十六 禿髮烏孤載記：

以田玄沖，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育子。

這與東晉之盛玄風，同樣地形成強烈之對照（註二十八）。這對於重經學、講傳統、保守的中原舊門第來說，自然有一種特殊意義，具備一種特殊的吸引力，他們沒有被排擯的感覺，且受到尊重，多少年來，甚至於幾個世代以來，他們就等待這麼一天的到來，他們懷抱的信心，而今有了結果。種族的意識，在中國人說，本來就是比較淡薄的，多少年來，一向是着眼於文化而非血緣，以定夷夏。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註二十九）。郡姓的留於北方，與胡主合作，可說是很自然的；而僑姓的南渡，也可說不是偶然的。希望這樣一個分析，能說明，並解釋歷史的一些真相。

## 四

兩晉時期，於北方立國之胡主，能夠得到某些漢人的歸附，有他本身具備的條件，並非很單純的，並非僅靠了他們的武力的征服和統治，迫使那些漢人為他們効力。在作了前面的剖析以後，我們會發現，有些事情遠出乎一般人的想像。雖然五胡的鐵騎，帶來了不盡的戰爭和毀滅，往往幾千里地無人煙；另一方面，他們所繼承的中國舊傳統——儒術經學，和他們開朗的作風、政治措施，較之於晉室，形成兩個極端。因為對於後者來說，過去的那一套，早為新起的所取代。落伍的，過時的，沒有任何值得留戀的理由。因此，保有舊經學傳統的古老門第中人，遠覺得胡主為可親，因為他們之間的心靈，是如此地接近。而民族意識，只是近代的產物，胡人既接受了中國的文化，就是中國人了。何況那些胡主，一直視他們自己為中國人的後裔，這在中國人也是承認的。這些舊家族中人，發現經過長時間被排出歷史圈子之後，能有機會來施展他們的抱負，重建天下，其興奮和熱衷，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他們付出他們的一切，比胡主更為狂熱，因為他們有他們的理想，他們只是要做一些事，而不是為某一胡主，某一家，在北方此起彼落的胡主短暫統治的交替中，他們永不放棄投効新的統治者，來成就一番事業，晉書卷一百九慕容皝載記附陽裕傳曰：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剋薊城，問聚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皝相攻，裕諫

：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徵爲尙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聞裕名，卽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蒙其謀，皝甚器重之。

仕晉，事段，從慕容，僅在石勒朝潛遁。又卷百十慕容儁載記附(李產)(子績)傳：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其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爲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繩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尙書。…

續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續進曰：「季龍見續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儁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及到，儁責其背親後至，續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旣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儁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

產父子之仕數朝，而史稱其「有志格」，稱其有「風節」，時人不怪其變，而恆怪其不變。又卷百十一慕容暉載記附皇甫真傳：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廆拜爲遼東國侍郎。皝嗣位，遷平州別駕。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儁僭位，入爲典書令。儁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以真爲冠軍將軍，別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并，真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

一身仕慕容數世，更受顧託之重，終而隨苻氏入關，在當時來說，也是平常，胡主更不會因漢人之反覆而不用，因爲當時並沒

有這種觀念。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混亂，而後局面漸漸地澄清了，鮮卑的拓拔氏終於統一了中國的北方。雖然氏人的苻氏前秦曾經完成過，可是那過早的想統一中國的野心，帶來了澈底的失敗。魏從歷史中取得了教訓，他們的興起可稱快速（註三十），然而在統一北方以後，他們採取了穩紮穩打的穩健擴充政策。就建設這樣一個王朝來說，自也少不了漢人的助力，尤其是那些高門子弟。他們的教養，他們的學識，他們的行政經驗，和家族的榮譽感，對於任何一個統治者來說，都是一項可貴的資產，值得信託。而經過一百多年幾個世代的時期，這些北方門第中人，與胡主的合作也很習慣了。這是一個長時間累積的真實體驗，透過對五胡不同種族，不同作風性格胡主的接觸，所換來的無可比擬的寶貴經驗。魏書卷二十四崔玄伯傳：

祖悅，仕石虎，官至司徒左長史，關內侯。父潛，仕慕容暉，爲黃門侍郎，並有才學之稱。玄伯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軍，管征東記室，出總庶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而奇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苻丕牧冀州，爲征東功曹。堅亡，避難於齊、魯之間，爲丁零翟釗，及司馬昌明，叛將張願所留。慕容垂以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太祖征慕容寶，次於常山，玄伯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見與語，悅之，爲黃門侍郎……。

同卷鄧淵傳：

祖羌，苻堅軍騎將軍。父冀，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垂乃用爲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內史。淵：太祖定史原，擢爲著作郎……。

卷二十二高湖傳：

祖慶，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尚書。湖：少歷顯職，爲散騎常侍。湖見其衰亂，遂率戶三千歸國，太祖賜爵東阿侯，加右將軍，總代東諸部。

同卷崔逞傳：

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虎爲特進。父瑜，黃門郎。逞：慕容暉時，郡舉上計掾，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及苻堅并慕容暉，以爲齊郡太守。堅敗，司馬昌明以逞爲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爲翟遼所虜，授以中書令。慕容

垂滅翟釗，以爲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逞攜妻子亡歸太祖。

又封懿傳：

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暉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仕慕容寶，位至中書令，民部尚書。寶敗，歸闕。

卷三十三宋隱傳：

曾祖奭，晉昌黎太守，後爲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徐州刺史。隱仕慕容垂，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太祖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

又張蒲傳：

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蒲爲慕容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太祖定中山，仍拜爲尚書左丞。

又賈辯傳：

父爲苻堅鉅鹿太守。葬弱冠，爲慕容垂驃騎大將軍遼西王農記室參軍。太祖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葬於垂，垂彌增器敬，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太祖卽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加給事中，於鄴置行臺。

卷四十五杜銓傳：

祖胄，苻堅太尉長史。父疑，慕容垂秘書監。銓被徵爲中書博士。

也許還有些士人，依然抱持不爲胡用，如前引之高瞻；或忠於一家，卷百十五苻丕載記附索泮傳曰：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卽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清，郡縣改跡。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如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淳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旣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若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讐。豈如逆氐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

又徐嵩傳：

徐嵩：苻堅時，舉賢良，如郎中，稍遷長安令。……遷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無大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于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爲便器。……謚曰忠武。

然而這些只是極其少數的特例，在當時人看來，這樣的結果，又有甚麼意義呢？所以更多的士人，雖然愛好的是東漢的經學，却不再物泥於東漢的氣節了。從太多的史傳裏，所描述他們的生平事迹，可以看出，他們真正是了解到他們處在怎樣的一個世界之中。而在這樣一個世界，短促王朝的頻繁交替，爲了他們自己也好，爲了他們家族也好，過去的那套道德觀念已經不切合實際了。他們要保護他自己，他們也真能保護他們自己，不逆不撓地順應現實世界，順應現實社會，順應現實政治。有機會能施展抱負時，決不放棄機會。而在處於逆境之中時，立時修正他們的作法。統治者不是好伺候的，伴君如伴虎，何況是異民族、異風俗的胡主，在羣胡環伺下的胡主。我們批評歷史人物是容易的，可是要設身處地地想一想，事情恐怕不會是那樣地簡單，而會給予更多同情和諒解。

### 附註

本文爲「中古時代的關中及山東郡姓」前半

部，接受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完成謹此致謝

(註一)宋祁但稱「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著之左

方」，未標論名，周道濟氏引作「柳芳姓論」，見漢唐宰相

制度貞六二七，然此名實誤。柳芳，兩唐書皆未有傳，其生平不詳。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乾元元年（肅宗，七八）著作郎賈至譏百家類例十卷」條下，夾注曰：「貞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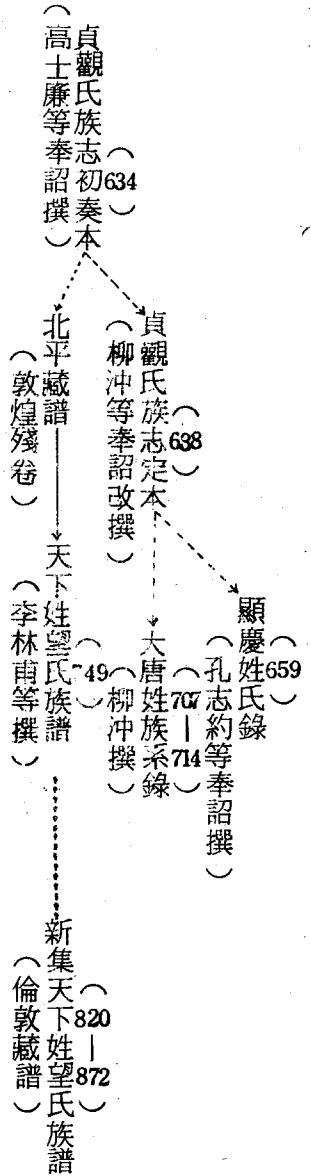
（德宗，七八五—八〇四）中，左司郎中柳芳論氏族，序四

姓，則分甲乙丙丁，頒之四海，世族則先山東，載在唐歷。

」是柳芳此論正式名稱該是「氏族論」。又曰：「永泰二年（代宗大曆元年，七六六）十月七日，宗正卿吳王祇，奏修史館太常博士柳芳譏皇室永泰新譜二十卷上之。」劉昫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乙部史錄譜牒類未著錄柳芳之兩種著作，歐陽修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乙部史錄譜牒類但著錄「柳芳永

泰新譜二十卷（一作皇），而不見其論，幸得宋祁刪要錄存，而柳沖傳遂成探討中古門第極重要的一篇文獻，一直受到有關學者的重視。為了解它的確價值，有對此傳文加以重新評估的必要，傳曰：「柳沖，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父楚賢，大業（六〇五—六一六）中，為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御史。貞觀（六一七—六四九）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遣，不受。歷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皆有名。沖好學，多所研總。天授（六九〇—六九一）初，為司府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有指，封河東縣男。中宗景龍（七〇七—七〇九）中，遷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一七〇七）、張錫（一七一〇）、蕭至忠（一七一三）、岑羲（一七一三）、崔湜（六七〇—七一）、徐堅（六五九—七一九）、劉憲（一七一一）、吳兢。

（六七〇—七四九），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藩酋長，襲冠帶者，析諸別品。會元忠等繼物故，至先天（七一二）時，復詔沖及堅、兢，與魏知古（六四七—七一五）、陸象先（六六五—七三六）、劉子玄（六六一—七二二）等付綴，書乃成，號姓系錄。歷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七一三—七四一）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改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毛漢光氏根據現存資料，對唐氏族譜加以考證分析，在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商榷（史語所集刊四十三本二分）一文中，指出「唐代氏族譜，自太宗時，便呈雙線發展，一是詔修譜，一是士大夫私修譜。前者如氏族志，姓氏錄、大唐姓族系錄；後者流行於民間，譜數極多，北平藏譜（按指令藏於北平圖書館的敦煌唐寫姓氏錄殘卷）是當時士大夫私修譜之一（也許是較重要的一部私修氏族譜）」（頁二六七）照毛氏說法，各譜之間的關係，有如左圖：



不論從圖中，或從傳裏，均可以看見柳沖一生，與唐詔修譜的密切關係。柳沖非家世傳譜學，然而也可能因為這一點，才產生這樣一個結果。毛氏一方面認為「流行於士大夫間的士族譜，比官修譜更可反映唐代社會實況，其史料價值甚高」，却又以為「氏族譜是記載政治社會上世家大族的書籍，時間推移，氏族必有興衰，官方屢次修譜，以與實際政治社會相符合；士大夫私修譜，亦因在士大夫標準中，某些家族有了榮枯」（並見史語所集刊四十三本二分頁二六七），顯然地偏袒官修譜。事實上，官修譜完全代表唐統治階級的觀點，不僅符合當時的實際情形，如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為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爲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爲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爲重之？祇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爲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

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其衰代舊門爲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爲第一等。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爲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爲第二等。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官修譜既是如此修成的，其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了。柳沖只不過是一個投機的文人，一個迎合帝王的御用文人，隨時奉旨撰修改竄。而柳芳的氏族論，亦屬同一系統。此論在形式上，容或與諸譜不同，而發揮解析，對於我們的討論，更有它的方便處。只是在引爲理據時，須特加小心才是。

（註二）對於這一點，拙著永嘉前後吳姓與儕姓關係之轉變（政大學報二十六期）頁二〇七，南朝的門第（食貨月刊三卷五期）頁一九九，又頁二〇四註二，南朝門第經濟之研究（大陸雜誌四十八卷一期）頁十三，又頁三七註三，曾三次申述，而前人及時人則似未嘗留意於此。

（註三）按唐會要一百卷，係王溥編撰蘇冕會要、楊紹復等續會要等書而成。然既成於溥手，則可視之爲自蘇冕以至王溥的普遍說法。

（註四）參見（註一）。

(註五) 魏孝文帝最重中國的門第，故其遷都洛陽，推行漢化，特制訂代北舊人，比附中原姓族的辦法，參見孫同勳氏拓拔氏的漢化，頁一二四一一九，並參閱後文。

(註六) 關於這點，陳寅恪氏有精闢的分析，說見所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頁六五一六六，又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一一。

(註七) 參見拙著《永嘉前後吳姓與偽姓關係之轉變》(政大學生報二十六期)頁一〇七—三一、中古南方門第一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政大學生報二十七期)頁二七一—一九八、南朝的門第(食貨月刊復刊三卷五期)頁一九九—二〇六，三文對之皆有相當詳盡之分析說明。

(註八) 參見余英時氏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新亞學報四卷一期)頁二五，毛漢光氏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頁五三。

(註九) 秦漢之大族，似多以「豪族」之姿態出現，參見呂思勉秦漢史頁四九六—五〇〇，而近人楊聯陞氏亦有東漢的豪族(清華學報十一卷四期)一文。此處用「豪族」一詞，代表一種家族的形態，一種盤據地方，豪強不法的，而為朝廷及民間所側目的大家族。

(註十) 此為漢時發展形成之另一種家族形態，一種土

人的家族，余英時氏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新

亞學報一卷一期)對之有極詳盡精闢之剖析，可參看。

(註十一) 各時代的門第，所顯示的特質，並不完全相同，甚或各個門第，除了具備門第的通性以外，也各有他們的個性，呈現不同的精神面貌，參見拙著中古門第的本質(中華文化復興月刊三卷五期，總編號二六期)頁三〇一三。

(註十二) 閥閱，一作伐閱，辭海伐閱條稱：「伐閱，

亦作閥閱。前漢書卷六十六車千秋傳：『春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

』按左傳襄公十九年：『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伐義當原本於此。又玉篇：『門在左曰閥，在

右曰閱。』按鈕樹玉說文新附考云：『漢書車千秋傳注：伐，積功也；閱，經歷也。是閥，通作伐，並無左右之說。』徐灝云：『閥，宜從門者，蓋因閱而增之，唐、宋以後，遂於門外作二柱，謂之烏頭閥閱，見冊府元龜。』後世謂巨室

曰閥閱，本此。』按前說頗是，而謂後世以巨室曰閥閱，本烏頭閥閱，則疑非。因閥閱既以積功，經歷而爲名，遂而以此名之。是閥閱之起，在東漢以前；閥閱之重，在東漢以後。其程度因時而加深，余英時氏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新亞學報四卷一期)頁四三一四六，剖析詳明，可資參

，昌言下，引意林。

(註十四) 參見余英時氏漢唐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  
(新亞學報四卷一期) 頁一五一四六。

(註十五) 班固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蓋祿利之路然也。」祿利，爲漢世學子及社會傾向於儒術經學之原動力，亦爲漢世以後各種發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註十六) 參見錢賓四師中國文化史導論頁一〇一一

○四，又參考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五「累世經學」、「四世三公」兩條。

(註十七) 參看拙著魏晉思想與談風頁一八一四四，二

、魏晉思想之變因一章，於此種切，有極詳細的分析。

(註十八) 參見拙著永嘉前後吳姓與僑姓關係之轉變(

政大學報二十六期) 頁二〇七一二二一。

(註十九) 參見拙著永嘉前後吳姓與僑姓關係之轉變(

政大學報二十六期) 頁二二〇。

(註二十) 我們不說九品中正產生門第，而說由於九品

中正的制度，給予門第太多的助力，而加速了門第的發展。

其原因，可參考毛漢光氏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頁六

七一一五八，從選舉制度之士族化論士族保持政治地位、從

選舉官之分析論士族保持政治地位兩章。

(註二十一)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通典卷十  
四選舉典歷代制中，嚴可均全晉文卷三十五據晉書劉毅傳、

又羣書治要三十引晉書、又通典十四、又略見御覽二百六十  
五引劉毅集，引並同。而後人引用時，多憑已意，任意更動  
其中文字者，如蒙思明六朝氏族形成的經過，引作「上品無  
寒門，下品無世族」，見文史雜誌一卷九期；楊筠如九品中  
正與六朝門閥頁五五，引作「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  
這種情形，即沈約亦所不免，宋書卷九十四恩倅傳，引作「  
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而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八，九品  
中正條，亦作「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意義雖然沒有  
太大的不同，總是非原貌，故特舉而明之。

(註二十二) 參見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舉前  
史，頁一〇〇一一四八、毛漢光氏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  
究，頁七八一九六。

(註二十三) 九品中正制，推行之初，已有不少人指陳  
它的流弊，可參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八之九品中正條。在南  
朝和北朝，可看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舉前史中有  
關章節。而愈後，弊端愈深，弊端也愈著，却因仍而不改。

(註二十四) 拙著魏晉思想與談風頁一七三一一七七對  
王衍事有所分析剖白，可參看。

(註二十五) 參見拙著南朝的門第(食貨月刊復刊三卷五期)頁一〇一一〇四，此種民族意識，也就是南朝門第的精神所在。

(註二十六) 參見金發根氏《永嘉亂後北方的豪族》，頁六一七七。

(註二十七) 韻注：「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

錄曰：『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內侵燕岱，控弦四十萬。漢祖患之，始劉敬奉公主以妻之，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姓爲劉氏。』金石錄曰：「僞漢司徒劉雄碑云：『公諱雄，字元英，高皇帝之胄，孝宣帝元孫。值王莽篡竊，遠遁邊朔，爲外國所推，遂號單于。累葉相承，家雲中，因以

爲桑梓焉。』雄，劉元海弟也。晉書載記：『元海冒姓劉氏。』今此碑直云出自宣帝，豈元海初起，假此以惑衆乎。」按劉雄碑僞冒出自宣帝，韻注信其說，至可笑。然謂元海初起，冒姓劉氏以惑衆，則言之成理。

(註二十八) 參見拙著魏晉思想與談風，頁一九一一

九六。

(註二十九) 錢賓四師中國文化史導論，頁三五—三七，有極精闢的說法，可參看。

(註三十) 參見孫同勛氏拓拔氏的漢化。頁二五曾綜前文，指出「拓拔氏在一百六十年中，由最原始的部落組織，一變而具有相當規模的君主專制政體，可說是相當迅速」。